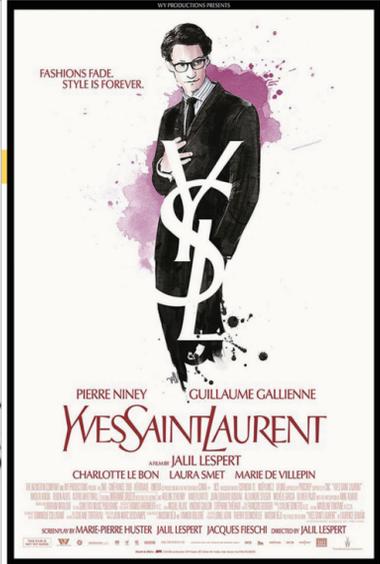


伊夫·圣罗兰的传奇人生

□李琦



联展海报



《伊夫·圣罗兰传》电影海报

伊夫·圣罗兰联展

2022年的巴黎总少不了提到这几位人物。首先是戏剧家莫里哀,为了纪念莫里哀诞辰400周年,法国各大剧院轮番上演其代表剧目,其中号称“莫里哀之家”的法兰西大剧团(La Comédie Française)陆续推出了《伪君子》《恨世者》《无病呻吟》等经典作品,每场几乎座无虚席。今年还是马塞尔·普鲁斯特逝世100周年。早在去年底,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就拉开了特展的序幕,共展出280件和普鲁斯特相关的展品,包括照片、绘画、手稿、海报、家具等等,紧随其后,今年巴黎犹太艺术与历史博物馆(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du Judaïsme)也举办了和作家相关的展览。

除此之外,2022年的巴黎一定也属于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全城六大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奥赛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以及伊夫·圣罗兰博物馆)联动,纪念圣罗兰第一场时装秀60周年。1962年1月29日,年仅26岁的伊夫·圣罗兰举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第一个系列时装秀。上述六家博物馆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巴黎的不同街区:伊夫·圣罗兰博物馆内的展品自然不用多说,蓬皮杜艺术中心、毕加索博物馆、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内部依稀可见诸多画家对圣罗兰的影响,还有卢浮宫阿波罗厅的金碧辉煌,奥赛博物馆时钟前的黑白交错,巴黎这座城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回顾了伊夫·圣罗兰的创作历程,这场联展宛若一场精心设计的寻宝之旅,带领游客去探索这位天才般的时装设计师。

天赋异禀的圣罗兰

1936年8月1日,伊夫·圣罗兰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出生。多年后,他回忆起奥兰时感叹道:奥兰,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来自远方的商人组成的都市,一个沐浴在北非静谧的阳光下绽放着缤纷色彩的城市。或许早在那时,色彩这个元素就已经在圣罗兰身

体内扎根萌芽。

学生时期,腼腆害羞的圣罗兰热爱文学,也常常翻阅母亲买来的时装杂志。他写过诗歌,还绘制了缪塞的《玛丽安的随想曲》(Les Caprices de Marianne)以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的插图。年纪轻轻的圣罗兰对时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当时设计的服装草图已经展现出他惊人的天赋。1953年,17岁的圣罗兰参加了国际羊毛秘书处的比赛,获得了礼服类第三名。1954年9月,伊夫·圣罗兰搬到巴黎,开始了时装的学习生涯。同年11月,他再次参加了比赛,并凭借黑色绉绸鸡尾酒裙获得了礼服类第一名。

克里斯汀·迪奥正是比赛的评委之一。1955年6月20日,迪奥邀请圣罗兰和自己一起工作。圣罗兰为迪奥设计的第一条裙子被理查德·艾夫登拍成了著名的照片《多维尔与大象》。1957年10月24日,迪奥先生去世,圣罗兰成为迪奥的接班人,要知道,当时的圣罗兰才不过21岁。随后,由于入伍、住院等原因,圣罗兰离开了迪奥,和同伴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创办了自己的时装公司,正式启用YSL这个名字。也就是1962年1月29日,在斯蒂蒂尼街30号,圣罗兰举办了第一场时装秀,时尚界人士纷纷赶来见证这位“时尚小王子”的回归。

伊夫·圣罗兰与绘画

圣罗兰曾说过:“我痴迷于绘画,因而我从绘画中汲取创作灵感也是再自然不过了。”自1965年起,他开始将现代艺术用在服装设计中,同年秋冬系列的灵感就来自于荷兰画家蒙德里安,这也是时装周第一次从艺术作品中汲取灵感。当时蒙德里安的作品并不被法国大众所熟知,在这场致敬蒙德里安的时装秀发布后的4年,也就是1969年,橘园美术馆才组织了一场蒙德里安回顾展,这位长期以来被法国艺术界忽视的画家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对待。1975年,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即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购了蒙德里安的作品《红、蓝、白的构成II》,当时距离圣罗兰的时装秀发布会已经过去差不多10年了。某种程度上,这也表现出圣罗兰对现代艺术的独特的敏锐力。

1979年至1988年间,亨利·马蒂斯和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出现在圣罗兰的设计中。1981年秋冬系列中有一件服装的灵感就是来自于马蒂斯的《罗马尼亚风格的衬衫》(La Blouse roumaine)。圣罗兰直言:“我很喜欢马蒂斯,特别是他平静的生活以及他对色彩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一直想设计这件衬衫。我很喜欢东欧的民间服饰。它们的剪裁非常简单,永远不会过时。”

至于毕加索就更不用说了,1992年,在被问及认为自己与哪位画家更靠近时,圣罗兰回答说:毕加索,一直都是。说起圣罗兰和毕加索的渊源,早在1917年

和1919年,毕加索就为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 de 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设计服装,1979年,圣罗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特展中发现了当年毕加索的服装设计,从中汲取灵感进行设计。不仅如此,毕加索和圣罗兰都热衷收藏,对非洲艺术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圣罗兰还收藏了5件毕加索的作品。

除此之外,皮尔·波纳尔,劳尔·杜飞,索尼娅·德劳内,费尔南·莱热,乔治·巴拉克等画家都对圣罗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圣罗兰离开时装周前的最后一场时装秀是2002年1月,地点选在了蓬皮杜艺术中心,仿佛也暗示了这些年他从未停止过在服装设计和现代艺术之间的探索。

对普鲁斯特的痴迷

学生时代的伊夫·圣罗兰阅读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终其一生都为之深深着迷。当被问起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时,伊夫·圣罗兰脱口而出:普鲁斯特。1971年12月2日,罗斯柴尔德男爵和夫人在巴黎郊区的费里耶尔城堡(château de Ferrières)举办了一场化妆舞会,以纪念普鲁斯特诞辰100周年。圣罗兰以普鲁斯特所处的美好年代为灵感,为男爵夫人玛丽-海伦·德·罗斯柴尔德、南·坎普纳、简·柏金、海伦·罗莎等社会名流设计了服饰。

圣罗兰和普鲁斯特的关联还远不止于此。据其同伴贝尔热所说,1966年以来,他们都是在马拉喀什度过夏天,由于厌倦了炎热的天气,他们开始在特鲁维尔附近找房子。1983年,二人买下了位于滨海伯内尔维尔的加百利城堡(château de Gabriel),据称可能就是在普鲁斯特遇见了法国出版家加斯东·伽利玛。圣罗兰和皮尔热把城堡的设计工作交给朋友雅克·格朗日(Jacques Grange),根据圣罗兰的要求,每个房间都按照《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个人物来命名,比如伊夫·圣罗兰的房间是斯万,皮埃尔·贝尔热的房间是夏吕斯男爵,城堡宛若一个“普鲁斯特之家”。在1990年春夏系列中,圣罗兰向他所崇拜的人物致敬,其中包括普鲁斯特。2002年,圣罗兰宣布离开时装行业,他在告别演说时提到了两个人,一位是诗人兰波,另一位则是普鲁斯特。

圣罗兰说:“普鲁斯特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他最常谈论女性,他的生活和我的很相像。”1966年,圣罗兰开创设计了女性燕尾服套装(Le Smoking),将男装元素运用到女性服装里,这也是他一直感到自豪的设计之一:“我觉得我创造了一个现代女性的衣橱,我参与了我所在的时代的转变。我相信,时尚不仅是让女性看起来更美丽,还能给她们带来自信。我想让自己为女性服务。为她们们的身体、她们的态度、她们的生活服务。我想在这场解放运动中陪伴她们。”圣罗兰通过着装解放了现代女性,诠释了他对“自由”的定义。同样敏感细腻,甚至带点“神经质”,普鲁斯特和圣罗兰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作品表达了对美的个人理解。

给伊夫的信以及电影

2008年6月1日,伊夫·圣罗兰因脑癌去世,享年71岁。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他举行了国葬。在圣罗兰的葬礼上,皮埃尔·贝尔热发表了讲话。之后的一年里,贝尔热用文字写下了他对圣罗兰的思念,并集结成书《给伊夫的信》(Lettres à Yves)。圣罗兰生前和贝尔热在7区巴比伦街的公寓里生活了很多年,那里摆满了他们近40年里共同的收藏成果,宛如一座小型私密的博物馆。圣罗兰去世后,贝尔热决定卖掉二人的全部收藏,除了他们的第一件藏品,一尊西非大鸟雕塑。共计733件杰作陈列在大皇宫里,3天内吸引了3万多名游客,这场拍卖也被称为“世纪拍卖”。在拍卖前的展览会上,贝尔热与每一件作品一一道别,正如贝尔热所言,这是他照顾它们的方式,为它们找到新的栖息地。2010年,纪录片《疯狂的爱》(L'amour fou)以拍卖作为开始,通过一件件艺术品追溯二人的生活轨迹。2014年1月和5月,两部圣罗兰传记电影先后上映,《伊夫圣罗兰传》(Yves Saint Laurent)和《圣罗兰传》(Saint Laurent),分别由皮埃尔·尼内(Pierre Niney)和加斯帕德·尤利尔(Gaspard Ulliel)饰演伊夫·圣罗兰。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圣罗兰。不同的导演以各自的方式呈现了圣罗兰这位天才的传奇一生,正如贝尔热在《给伊夫的信》最后写的那样:回忆他,每个人想起的都会是自己的伊夫。

如果你去看纪录片《伊夫·圣罗兰的手稿》(Les Dessins d'Yves Saint Laurent,2017),你会发现早在1956年年纪轻轻的圣罗兰就创作了连环画《维莱恩·露露》(la Vilaine Lulu),故事围绕一个可爱又傲慢的小女孩露露展开。大约10年后,1967年,在弗朗索瓦·萨冈的建议下,这部连环画正式出版。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后曾表达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样的话,但是圣罗兰明确强调,他不会说出“露露就是我”这样的话。然而,早在那时,尚未成名的圣罗兰已经在本子上画下了自己的一生,裹挟在巨大的孤独中的一生。幸好,贝尔热一直相伴左右,不离不弃。二人共同生活的50年,如同一个美轮美奂的梦。“你的死亡敲响了结束这一乐章的最后音符。……只剩下我一个人,而我的记忆就是我所有的行李。”贝尔热把圣罗兰的骨灰埋在了摩洛哥马拉喀什别墅的花园里。

就像贝尔热在《给伊夫的信》中写的那样:“艺术家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不一样。他们会通过他们的作品陪伴我们。”伊夫·圣罗兰就是如此。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巨幅壁画《电力女神》前,伊夫·圣罗兰设计的三件绸缎晚礼服传递出他对色彩的执着追求,奥赛博物馆时钟前的七件黑白礼服唤起了我们对遥远的美好年代的记忆,蓬皮杜艺术中心展示的宝丽来照片定格了逝去的时间……在圣罗兰的葬礼上,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应贝尔热的要求,朗读了惠特曼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我在某处停下,只是等你”。今天,我们在作品前驻足,也只为你。

法国当代音乐家亨利·巴罗称柏辽兹为“法国浪漫主义音乐唯一的真正代表”。事实上,柏辽兹是法兰西气质的映象。他的杰作《幻想交响乐》正是由法国南方伊泽尔风光演化的。在他的《回忆录》里,柏辽兹追忆:“我于1803年12月11日出生在圣安德烈坡。那是法国伊泽尔省一座山城,位于维埃纳、格勒诺布尔和里昂之间”,顾名思义,小城坐落于山坡,俯瞰广阔富饶、光泽闪烁的绿色平原,其东、南两面环山,山上耸立着阿尔卑斯高峻的峰峦。

如今知道,伊泽尔本是昔日多菲内省的一个部分,同上阿尔卑斯和德龙两省构成法国一个著名的山水之乡,风景异常秀丽。而圣安德烈坡则是伊泽尔的中心,柏辽兹的诞生地,他音乐世界的多菲内摇篮。这儿地势起伏,花岗岩穹窿状山体突兀,桑巴朗森林内像是有女巫群落出没。蓝天白云下,磨坊风车旋转,一片神秘氛围,看上去古奥如同维克多·雨果的抽象风景画。中世纪古堡周围的勃莱西厄菜市场人来人往,起始于遥远封建时代的教堂钟声荡漾起来,仿佛管弦乐队奏出浪漫交响乐。柏辽兹早期的《庄严弥撒》就是这种山乡天籁的回响。布鲁诺·麦锡纳是柏辽兹博物馆馆长,每年夏天在柏氏的故乡主持“柏辽兹音乐节”的演奏会。他深信柏辽兹的音乐创作与其故土的自然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强调说:“他的音乐就像多菲内起伏的山地一样,令人惊异”。的确,在柏辽兹的音乐里,人们可以听到昔日乡野的回声,譬如教堂、钟鸣、马蹄铁匠的锤击节奏和热闹市集飘逸的歌声。柏辽兹本是标题音乐的先锋,一生都有怀旧感。《幻想交响乐》结尾女妖们的舞蹈,不正是桑巴朗森林内巫魔夜会的奇景!

现今,游人乘火车来格勒诺布尔,再换地方大客车,即可到圣安德烈坡这块宝地。绕过西耶圣母院,变换焦距镜头,拉进到圣安德烈坡共和国街69号,便是小埃克托尔·柏辽兹1803年12月11日的出生地。孩提时的柏辽兹常在勃莱西厄古堡玩耍,自幼浸润在浪漫的气息中。他继承了母亲易于冲动的秉性,12岁时就暗恋上比他大6岁的姑娘艾丝黛尔。成年后,他回忆童年那段自我燃情:“过去历历在目。我又回到童年12岁的时节,生活、美感、初恋、无尽的诗意。我跪地向王陵谷和上天呼喊:‘艾丝黛尔!艾丝黛尔!’我在途途徘徊,像一条迷途之犬,找寻着归依主人的路径。”

艾丝黛尔宛如桑巴朗森林中的妙曼仙女,令柏辽兹一见倾心。她的芳名取自伏尔泰侄孙弗洛里昂的歌剧《艾丝黛尔与尼莫兰》(1873),弗洛里昂崇拜卢梭和热斯奈尔(1730-1788)温柔田园牧歌,谱写出《爱的欢乐》(Plaisir d'amour),吟咏淳朴而美妙的爱情:

爱的欢乐只在一瞬间,而失恋的苦楚终生不消散。小柏辽兹对弗洛里昂这首恋歌入迷,由此痴

天涯异草

心于艾丝黛尔姑娘。彼妹在葡萄藤下莞尔一笑,令少年情种浮想仙姿,深深映入心坎里。他凝望圣安德烈坡的田野,让一腔暗恋情思流进了弗洛里昂的牧歌,13岁时将弗氏的诗谱曲,奉献给他梦幻的仙子:“我将永远离开美丽的故乡,和那含情脉脉的姑娘”。

1821年10月,柏辽兹在落叶时分乘驿车离开故乡,去巴黎追寻自己的音乐梦。十载后,他谱成《幻想交响乐》,将他幼时为弗洛里昂的牧歌谱曲,寄情梦中情人艾丝黛尔的那首罗曼司原封不动地移植进这部交响乐的总谱,标示它贯穿全曲的“固定乐思”。在圣安德烈坡以柏辽兹命名的中心广场上,伫立着作曲家的雕像。他支颐冥想,表露自己创作中执着的“固定乐思”,然而,逝者故居还留有一座鸽笼式的卷棚木屋,顶上安装着戴高乐时代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馈赠的风向标。人称此奇异建筑为“厄运亭”,让人联想到柏辽兹的母亲约瑟芬。约瑟芬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加上天性易冲动,脾气执拗,始终顽固地反对儿子从事音乐创作。在她眼里,从事艺术的都是一些被逐出教会,来世必降地狱的下流人。“厄运亭”就是她诅咒儿子柏辽兹选择音乐生涯的象征,故而得名。

自12岁起,柏辽兹就不停地躁动,在一张张五线乐谱纸上填写跳动的音符,显露出以音乐表达宇宙自然奇象的天赋。18岁谱出《幻想交响乐》,不仅与母亲的愿望背道而驰,而且公然违背父亲让他学医的意志,踏上探索音乐创作之路。他回顾音乐大师瓦格纳对他不会弹琴、竟要作曲的嘲讽,毫不畏途,于1830年谱出《幻想交响乐》,展示他梦寐萦怀的“固定乐思”。这部交响乐醒目标题是《一个艺术家的生涯片段》。用作曲家本人的话说,就是通过音乐形象展开一个艺术家生活的不同场景。这种乐思源于柏辽兹对之一见钟情的爱尔兰女演员安妮耶特·史密斯斯。彼妹在巴黎奥德翁剧场饰演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亚。在舞台上,她身穿一袭柔曼飘逸的素裳,披散浓密的长发,酷似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眼中那朵洁白的百合花。

其时,柏辽兹深受莎士比亚影响,卷入法国19世纪的浪漫潮流,正在寻觅寄寓激情的对象,恰巧莎翁笔下的奥菲莉亚幻化在安妮耶特身上,让他如痴如醉。1829年2月,他写信给友人恩贝尔·弗朗:“当然,我肯定会让奥菲莉亚爱上的。至

柏辽兹奇特的音乐与爱情交响

□沈大力

少,我的爱情会讨她欢心,让她中意。我充满信心,竭力想象这无穷尽的福分。难道我不是有充沛的生命力,能动手谱写,伸展开翅膀吗?噢!我的心,噢!生活,爱情,一切的一切。”他被奥菲莉亚情结痴迷,安妮耶特成了柏辽兹理想的奥菲莉亚。他频频给女友寄送情书,鸣誓要娶伊为妻。不幸,安妮耶特并不领情,反而因这位法国绅士轰炸式的求爱烦恼,结果正是“愿同君生死走一趟,欢喜鸳鸯泪溅情场”。柏辽兹竭力活动,借钱凑成一场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企盼心中的奥菲莉亚能来赏光,可是,爱尔兰女子不屑一顾,让求爱者美梦落空。不到两个月,柏辽兹沮丧地又写信给弗朗,自叹:“啊,可怜的好友,我没给你写信,实在难以动笔,我原来所有的希望都是一些可恶的幻想。她走了。行前,她曾接连两天目睹我的忧伤,可走时竟然毫无情谊地让人给我捎来如下答复:‘没什么比这更为不可能的了。’”

知名音乐人米歇尔·埃罗认定柏辽兹确实对安妮耶特难以忘怀,在炽烈的恋情里谱写出了《幻想交响乐》。最具影响的《埃克托尔·柏辽兹评传》作者亨利·巴罗则叙述柏辽兹观看安妮耶特饰演奥菲莉亚,写道:“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年轻的音乐家在心理上呈现‘情欲纷乱’的病态。他头一次看到一个女子身上具备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魅力。”他特别指出:“《幻想交响乐》确系安妮耶特女士催生演化而成。这部交响乐呈现为作曲家整个爱情生活的缩影,表明此音乐瑰宝是一种固有情结附着一个载体的结晶,一似贝壳生珠,就中或许尚有其他情愫”。

《幻想交响乐》是典型的贝多芬式标题音乐。一开头的总命题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涯片段”,全曲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梦幻的爱情”,经过“舞会”和“田野场景”两章的灵爽之气,至第四章“走向刑场”,到第五章尾声“巫魔夜会之梦”,已经敲响从“幻想”到“幻灭”的丧钟,正如:“奥菲莉亚的悲哀,已逾千载,在黑色长河像幽灵一般苍白”。巴黎上流社会里,窈窕淑女如云。在安妮耶特之后,柏辽兹又移情卡米蕙小姐,将她视为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女精灵艾丽厄尔。卡米蕙·莫克芳龄19,天姿宛若惊鸿,还长着一对湛蓝的大眼睛,一颦一笑,就成了柏辽兹眼中的“至美天使”。柏辽兹对伊心醉,急忙找来莎翁的剧本《暴风雨》,满怀激情地谱出《暴风雨》序曲,倾注进《幻想交响乐》的续



柏辽兹杰作《幻想交响乐》

篇《莱里奥,或复生》里,再度奏响“爱的旋律”。

几天内,柏辽兹对卡米蕙的恋情达到炽热程度。他写信给德国作曲家裴迪南·希勒,倾吐对女方的表情:“让巴黎在大火中燃烧,只要我能拥有她,用双臂紧紧地揽着她,一起在熊熊的烈焰中蜷缩”。柏辽兹已不能自持,在一次音乐会后带着卡米蕙乘上马车游逛。当马车穿过巴黎东北万塞森林时,音乐家支开马车夫,以“艾丽厄尔”柔声称呼妙龄女郎,跟这位“艾丽厄尔”的替身在马车篷里欢爱。自兹,露水情偶誓要白头偕老。为了娶卡米蕙·莫克小姐为妻,柏辽兹赶赴意大利,去争取1000埃居年的罗马津贴。女方保证一定等柏辽兹归来完婚。不料,在柏辽兹寓居罗马期间,卡米蕙遵从母亲旨意,嫁给了奥地利音乐大亨、钢琴制造商普雷耶尔。“艾丽厄尔情结”就此终结。

出于浪漫秉性,柏辽兹总是在莎翁的“群芳谱”中采摘花朵,接踵而来的是取自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丽叶情结”。1846年初,他邂逅朱丽叶的化身,一头褐发、妖艳动人的歌女玛丽·莱琪奥。此女像水蛭一般紧吸住情人,二人在安妮耶特离世后不久正式结为夫妻。然而,音乐评论家亨利·巴罗视玛丽为“祸水”,悲恸可怜的柏辽兹“亲手攀摘了一朵毒菌,毒化余生”。

1862年6月13日,玛丽·莱琪奥猝死,柏辽兹骤然间陷入孤独。在去圣彼得堡举行《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时,又跟合唱队里的女演员柳芭有了一



埃克托尔·柏辽兹

夜情。从圣彼得堡回到巴黎,已步入迟暮之年的柏辽兹一夕到蒙马特墓地玛丽·莱琪奥坟前凭吊,忽见一丽妹从邻近一座石碑盈盈而起,不禁怦然心动。那女子步上一落红幽径,临去向音乐家回眸,让柏辽兹难以去怀,泛起爱恋思潮。此女名叫阿美荔,双方产生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阿美荔步态翩翩,似乎在无奈地说:“若得野花放时候,莫问奴归处”。六个月后,柏辽兹给维特根斯坦写信,谈到阿美荔说:“有一次,我们在剧场彼此远远瞥见,双方都点头示意……仅此而已。她那时已经快要死了,可竟一无所知。她死时我也不知道。真让人够受的。”

阿美荔是柏辽兹最后一个精神恋人,但作曲家终生最难忘却的,还是他在故乡圣安德烈坡的初恋。柏辽兹对艾丝黛尔自始一片痴心,单满朦胧的薄纱。到巴黎后,他几度情场失意,在欧洲乐坛饱经波折,特别是《浮士德的沉沦》和《特洛伊人》两部作品惨遭滑铁卢,斯梦就成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风港湾。情潮朝来夕去,几十载春秋。他数度恋旧,返回故乡圣安德烈坡,追寻艾丝黛尔的痕迹。直至1864年8月,在多菲内得悉女方早已从勃莱希沃幽谷搬迁到里昂,住在布罗陀林荫道。

由此可见,柏辽兹确恒有两种相互交织的情结,一是音乐,二是对女性柔美的向往,“主发动机”为爱情。自童稚期起,他就在前者的冲动里寻觅后者的意象,每于迷茫时幽然追忆,正像他自己昭告的:“爱情不可能呈现音乐的意象,但音乐却可以为爱情开启思路。这本是心灵的一对翅膀,为何要将二者分开呢?”

无疑,这是柏辽兹留给后人的启示。